

大抵圣贤，免不了会有一股呆气。

当今之世，人是活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过了。各行各业都流行潜规则，懒得有人较真。就是专家，也言不由衷，朝秦暮楚，很少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话直说，把真理和真相诉大众。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

其实，自古以来，我们并不缺乏圣贤。不要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孔孟老庄，群星璀璨；就是宋元明清，立德立功立言，也代不乏人。明朝的王阳明就被人称为“真三不朽”，其故里余姚瑞云楼里还挂着这样的匾额。

我们现在有个当芝麻官的爹，就了不得，动不动喊“我爸是——”。王阳明有个好爸，叫王华。说起来吓你一跳，王华可是状元。王华从小就有呆气。六岁时，与邻居小孩在河边玩耍，远远看见一个醉汉在河边洗脚。醉汉走后，王华发现河埠头留着一个袋子，伸手掂了掂，居然颇为沉重，猜想可能是贵重之物，就决定留下帮人看着，又怕别的小朋友来拿，就把它沉到了水中。小朋友来问他，他说不过是几块石头，于是人家就走了。过了会儿，那个醉汉果然来找，王华就告诉他原委，让他自

2014年7月7日，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当习近平与国共两名老兵一起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时，响起了《我们在太行山上》的背景音乐，令我不由心潮澎湃、热泪涌动。为何呢？这源于此歌的豪迈激昂，源于我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它的热爱，也源于我生于抗战胜利的1945年，母亲逃脱日寇魔掌，幸获新生。

《我们在太行山上》是一首由冼星海作曲的抗日名歌，传唱至今。它曾响彻中华大地，激励和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与日寇殊死

抗争。“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真是激情澎湃、气吞山河！我初中时担任音乐课代表，喜唱不少革命歌曲，尤爱唱这首歌，也会用口琴吹奏。每次奏唱，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战斗的豪情与克服困难的志气，让人浑身生出一股向上、向前的力量，这就是好歌的魅力所在，远非靡靡之音可比！每当唱这首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抗日英雄群像：

吉鸿昌、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左权、彭雪枫、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还有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淞沪抗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用头颅和热血写下可歌可泣的壮歌。中学时代我就特别崇拜“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民族英雄邓世昌，以及杨靖宇、张自忠、戴安澜、赵一曼这些“岳飞”式英雄；喜看《八女投江》《刘老庄八十二壮士》这类电影，观影后总会情不能抑……

习近平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时，由一位新四军老兵与一位国民党远征军老兵陪同。前者，让我想起中学时同样爱唱的《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

印度是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领土有300万平方公里，而我们四五天的“金三角”之旅，却只转了它的百分之一；从德里到斋浦尔300公里，从斋浦尔到阿格拉200公里，再从阿格拉回德里250公里。

圈子虽然转得不大，眼福却不浅，对印度腹地的古代建筑文明算是领略了，或者说看晕看傻了。公路两旁的山水平畴自然也见识了，觉得那是一望无际沃沃土，只要撒种便可打粮，不然也养不活这十多亿人口。但真看得人一愣的是那些古城堡、古宫殿、古塔、古寺庙、古陵墓；最久远的八、九百年，最近的一、二百年；且全是些石头建筑：沙石的、花岗岩的、大理石的，红的、黄的、白的、浅蓝或琥珀红的，像中国故宫那样的砖木结构居然一座也没有见着。

石头建筑物最大的优点是不易失火不易破坏，只要不是大地震非但不大可能倒塌，还能像刚刚新建成一样亮丽。论它们的建筑风格，主要是伊斯兰教穆斯林风貌，也有些是伊斯兰和印度教的

己下去拿。那醉汉拿上来一看，里面的金子分文未动，就拿出这一块小的酬谢，让他分文不吃。王华笑笑说：“我家难道少糖果而要你的金子吗？”说完，就跑走了。

或许有人会说，小孩纯真，不难做到。那么，王华成人后是否还是一个至诚君子呢？因为学问好，王华被大户人家请去做家庭教师。一天夜晚，忽然有一位美女敲门来访。王华正要走避，那美女却道自己是主人小妾，因主人年老无后，特来借种，怕王华不信，还拿出扇子让他看主人题词：欲借人间种。王华也不答话，拿起笔来，就在后面添了五个字：恐惊天上神。这就呆了吧。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呆气的爹，你让王阳明如何高喊“我爸是王华”呢？

老实说，王阳明的禀赋本来还有一点邪乎的东西。他可比他老爹复杂多了。他幼年丧母，父亲的小妾待她不好，他就借巫婆整治她。一天，他在街上看见有人卖不祥之鸟——枭，就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买下枭后，他来到一个巫婆那里，耳语一番，给了好处。然后返回家中，潜入庶母房中，把枭藏入被褥中。过了一会，庶母回房休息，揭

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官兵誓死完成中央军委“东进”任务的坚定决心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军歌成为力量的源泉，鼓舞着战士们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它对我们正在求学的青年一代来说，也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洗礼。每当我唱起、奏起它，就想起悲壮的皖南事变，脑海映现出战士们冲锋陷阵的身姿，同样也会热泪盈眶。多少次我想去皖南事变发生地凭吊先烈。后者，让我想起悲壮的中国远征军战斗历程（40万人出征只有20万人回国，多少英烈埋骨异国他乡），想起牺牲在中缅边境野人山中的民族英雄戴安澜将军。前年央视八套播出电视剧《中国远征军》，我一集不漏地看完。他们的抗日壮举同样令我激动不已。

我生于抗战胜利的1945年5月，这时日寇仍未投降，但败像已露，仍在作恶。小时曾在家中抽屉中翻出几顶日军绿呢军帽，大人说这是日军撤退时丢弃路旁的。听母亲说，这年3月，日军南撤时曾进村骚扰，村民四散躲避。母亲怀着身，挺着肚子难以出走，只好与邻居一个女孩往脸上涂锅底黑灰，钻进床底躲藏。幸好未被发现，逃脱日寇魔掌，否则可能就没有我了……日寇罪行真是罄竹难书！难忘1945年！我出世3个月后日寇投降，婴儿期的我与家人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位卑未敢忘国忧”。我辈虽近古稀之年，仍应常怀“先忧后乐”之心。“七七事变”77年了，但今天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远未结束。“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我们人人都应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混合样式。这说明古代印度曾许多次被北方的穆斯林征服统治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深痕迹。

在德里，无论贾马清真寺无论红堡，或者印度门，我们都是从旅游车上观看的，印象是壮观美丽大气。真正近在咫尺细看的只有库杜布高塔和圣雄甘地陵园。甘地伟大，陵墓简朴，反衬甘地更伟大，语言表述显得苍白，姑且不说了。库杜布塔是世界文化遗产，高73米，典型的阿富汗建筑风格。塔身用红砂岩筑成，缀以大理石，底层直径15米，顶部直径2.5米，远看活像一根红白相间的通天大烟囱；近看不得了，浮雕美轮美奂，由几十根柱体圆柱体合抱团聚而成。高塔由阿富汗占领者德里苏丹王朝的首任国王始建，用了一百几十年才完成。八百年时光流逝，目前高塔已有点倾斜，由于发生过学生踩踏坠亡事故，所以禁止游客登塔观光。

说石头建筑不易损坏是指它们不会被虫蛀，也不可能像中国的阿房宫一样“楚人一炬”便“可怜焦土”了。但人

开被子，枭冲天而起，满屋乱飞，庶母大惊失色，打开窗户才赶走恶枭。本来，野鸟入室，就不是什么好事，何况又是不祥的恶鸟。这时，大家听到响动跑进来，王阳明就建议问问巫婆这是什么征兆。巫婆一进门，就说家里有怪气，又说庶母气色不好，当有大灾临

【思想散墨】

王阳明的呆气

岑燮钧

头。庶母就告之恶枭入室之事，问其吉凶。巫婆说问问家神，就让她点起香烛，入定后，就装作大夫人附体说她虐待自己儿子，如不悔过，要来取她性命。庶母信以为真，从此不敢再对王阳明无礼，却不知道这是王阳明与巫婆演的一出双簧——固然，庶母有错在先，但王阳明这样整治父亲的小妾，多少也

【诗画印象】



夏天，曾是我向往的季节。在那两个月里，可以不用背书包了，说起来，已是很远的事了。读小学的时候，暑假作业就是一册六十页的本子，每天做一页，里面内容除了语文算术的习题，还有满是童趣的谜语游戏，挺新鲜的。在返校的日子里，见到老师很亲切，一只小小的操场，一半延伸在大殿般的屋子里，赤日下，空荡荡，静悄悄，时有鸟儿飞来。在家里，爹娘也忙，兄弟姐妹也多，偶尔问问书读得如何，家教却是严的。说的多的就是做人要善要诚实。日间常常与同学一起逛进城隍庙，看各式各样的手艺人的摊头，有时就到黄浦江边看看船来船往。隔江望东岸，天空是那么辽阔。

梧桐树上的知了又在叫，一阵阵此起彼伏，大热天该由它来伴唱。一日之中，忽而雷声隆隆，忽而彩练当空。人们拖着木屐，节拍不紧不慢。卖棒冰的小贩敲着木箱，噼噼啪啪很诱人。到了夜里，自然就凉爽了，弄堂口蜜黄的灯亮了，三三两两的街坊，走出家门来纳凉，或摇摇蒲扇，或躺着竹榻，小孩子就平卧在洗衣裳板上仰望满天星斗。门里传来评弹的唱腔，那厢的无线电里又飘来几句杨飞飞的调头。夏日的况味有

为的蓄意摧毁是防不胜防的，比如库杜布高塔旁几处伊斯兰寺庙或宫殿的废墟外墙石基上就有很多印度教的石筑构件，原来它们都是被阿富汗人拆运来建王宫寺庙用的印度式样石材，风格迥异的浮雕便是铁证。

【人在旅途】

美丽的石头之旅

张良鸿

“粉红之城”斋浦尔比较年轻，只有300年历史。正因为年轻所以保存完好，简直像一座新建的规划城市。该城的头上柱冠很多：“堡垒和宫殿之城”、“手工艺术中心”、“购物天堂”、“游客伊甸园”、“露天博物馆”……每一顶“帽子”都货真价实，绝非浮夸虚

有点不厚道吧。

所以，像王阳明这样的人，若是在一个官油子家庭，即使不耀武扬威，起码也“阴”得很。可是，因为老爹是老实人，带在身边，所以他油不到哪里去，反倒像他老爹一样，多了一股呆气。这不，父亲让他好好读书，也中个

状元，他很是不屑，说要做个圣贤——这不啻是痴人说梦。十七岁那年，他奉父命到江西迎娶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为妻，结婚那天，却找不见人，原来走到一处道观，与一老道论道，谈得兴起，就跟着老道学道。两人闭目对坐，第二天被人找到时，姿势还丝毫未变。二十八岁金榜题名后，出巡江北，审了

一些冤案，做了一些实事。三十岁时，公事之暇顺道游历九华山，遇一蓬头垢面的修行者，向其求道。被拒之后，依然热衷访道。听说山巅有一老道，不食人间烟火，就去拜访。见其蜷足熟睡，一直等到他醒来，谈经论道之后才尽兴而归。回京后，不屑文会小咏，托病辞官，在家乡四明山的阳明洞筑室隐居。他没有只把读书当做求取功名的敲门砖，而把精神世界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精神固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王阳明是有这点呆气的。多年来，他从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成为圣贤。这目标，如果放在今天，怕是要被人笑掉大牙的。

其实，王阳明身上，始终存在着呆气和油气这两种相生相克的气质。因为呆直，所以他敢于指斥刘瑾为奸奸，以至于被廷杖四十，贬为龙场驿丞。但他又不是一个不知权变的人，他也很油，知道刘瑾不会放过自己，肯定会半路杀来，过钱塘江时，就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把自己的帽子和鞋子留在江边，还煞有介事留下一封遗书，表示已投江自尽。可是，躲得了一时，第二天被人找到时，姿势还丝毫未变。

点悠闲，有点平和，有点散淡。暑期里乘着轮船上江北岸，三轮车的喇叭声热情又热闹。杂货店里的那股草席竹帘凉帽的气息，很原味，很简约，很家常。“大有”的糕饼用粗糙纸包装，面上还有一张标有商号的红纸，浑厚淳朴。楼茂记的酱油香如豆腐干，赵大有

的金团，馅细皮糯上口，路过总门直达江堤。从灵桥上观景，半圆形，一如弯月。海林的外婆在上海时，与她相识，后来我家每年来雨和她来往。外婆一张圆脸生得慈眉善目，温和如春风，待人真挚，助人不言，和我祖母成了知交。每每返沪，她立在家门口目送着你，不舍之情，令人不忍回头。

人生不免回望。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面临分配，一日午后在弄堂口乘凉，见沈雅君老师到我家来，她说，到大兴安岭林场做伐木工也是蛮好的。人生的路，在这一问一答间就定下来了。黄昏时分，同学相告，去学校五楼教室参加“上山下乡”动员会。开会至深夜，朝下看，街上静寂，偶有一辆公交车开过。向远望，可见外滩海关钟面的

光。谁都知道去阿格拉是为了参观泰姬陵。的确，去印度旅游只要能看看泰姬陵，便此行不虚，值了。有关泰姬陵的照片看过不少，但真正来到跟前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很难相信这是人可以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梦，一个大理石之梦，是天神惠赠的厚礼。然而它确实是三百多年前由两万印度工匠耗费20多年心血建成的，每块大理石都来自几百公里外，开采、裁切、堆垒、拼合、打磨、雕琢，终于成就了永恒。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莫卧儿王朝，其第五代君王沙贾汗自己就是一个建筑专家，他亲自抓阿格拉城市建设，把爸爸阿克巴建成的红纱岩城堡用大理石增补修缮得尽善尽美。用大理石修城堡修出了甜头，沙贾汗终于决定百分之百地

造了这五层楼的，拥有953个壁龛和152个窗口的风宫——以便让妇女们可从镂花玻璃窗欣赏城外风景，看集市上如何做生意，看信徒们如何祭神朝圣；而外面的路人至多能听到她们笑语声却看不到她们面容，于是“两全其美”了。

谁都知道去阿格拉是为了参观泰姬陵。的确，去印度旅游只要能看看泰姬陵，便此行不虚，值了。有关泰姬陵的照片看过不少，但真正来到跟前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很难相信这是人可以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梦，一个大理石之梦，是天神惠赠的厚礼。然而它确实是三百多年前由两万印度工匠耗费20多年心血建成的，每块大理石都来自几百公里外，开采、裁切、堆垒、拼合、打磨、雕琢，终于成就了永恒。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莫卧儿王朝，其第五代君王沙贾汗自己就是一个建筑专家，他亲自抓阿格拉城市建设，把爸爸阿克巴建成的红纱岩城堡用大理石增补修缮得尽善尽美。用大理石修城堡修出了甜头，沙贾汗终于决定百分之百地

造了这五层楼的，拥有953个壁龛和152个窗口的风宫——以便让妇女们可从镂花玻璃窗欣赏城外风景，看集市上如何做生意，看信徒们如何祭神朝圣；而外面的路人至多能听到她们笑语声却看不到她们面容，于是“两全其美”了。

谁都知道去阿格拉是为了参观泰姬陵。的确，去印度旅游只要能看看泰姬陵，便此行不虚，值了。有关泰姬陵的照片看过不少，但真正来到跟前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很难相信这是人可以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梦，一个大理石之梦，是天神惠赠的厚礼。然而它确实是三百多年前由两万印度工匠耗费20多年心血建成的，每块大理石都来自几百公里外，开采、裁切、堆垒、拼合、打磨、雕琢，终于成就了永恒。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莫卧儿王朝，其第五代君王沙贾汗自己就是一个建筑专家，他亲自抓阿格拉城市建设，把爸爸阿克巴建成的红纱岩城堡用大理石增补修缮得尽善尽美。用大理石修城堡修出了甜头，沙贾汗终于决定百分之百地

造了这五层楼的，拥有953个壁龛和152个窗口的风宫——以便让妇女们可从镂花玻璃窗欣赏城外风景，看集市上如何做生意，看信徒们如何祭神朝圣；而外面的路人至多能听到她们笑语声却看不到她们面容，于是“两全其美”了。

谁都知道去阿格拉是为了参观泰姬陵。的确，去印度旅游只要能看看泰姬陵，便此行不虚，值了。有关泰姬陵的照片看过不少，但真正来到跟前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很难相信这是人可以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梦，一个大理石之梦，是天神惠赠的厚礼。然而它确实是三百多年前由两万印度工匠耗费20多年心血建成的，每块大理石都来自几百公里外，开采、裁切、堆垒、拼合、打磨、雕琢，终于成就了永恒。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莫卧儿王朝，其第五代君王沙贾汗自己就是一个建筑专家，他亲自抓阿格拉城市建设，把爸爸阿克巴建成的红纱岩城堡用大理石增补修缮得尽善尽美。用大理石修城堡修出了甜头，沙贾汗终于决定百分之百地

造了这五层楼的，拥有953个壁龛和152个窗口的风宫——以便让妇女们可从镂花玻璃窗欣赏城外风景，看集市上如何做生意，看信徒们如何祭神朝圣；而外面的路人至多能听到她们笑语声却看不到她们面容，于是“两全其美”了。

谁都知道去阿格拉是为了参观泰姬陵。的确，去印度旅游只要能看看泰姬陵，便此行不虚，值了。有关泰姬陵的照片看过不少，但真正来到跟前还是被惊得目瞪口呆，很难相信这是人可以造出来的，它是一个梦，一个大理石之梦，是天神惠赠的厚礼。然而它确实是三百多年前由两万印度工匠耗费20多年心血建成的，每块大理石都来自几百公里外，开采、裁切、堆垒、拼合、打磨、雕琢，终于成就了永恒。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莫卧儿王朝，其第五代君王沙贾汗自己就是一个建筑专家，他亲自抓阿格拉城市建设，把爸爸阿克巴建成的红纱岩城堡用大理石增补修缮得尽善尽美。用大理石修城堡修出了甜头，沙贾汗终于决定百分之百地

上任。作为体制中人，你能躲到哪里去呢？父亲的想法是朴实的。确实，当苦难临头时，是直面前路还是像一个八卦先生一样游荡江湖，作为替补圣贤，王阳明也面临着哈姆雷特般的选择。最终，他选择了流放，呆气战胜了潜伏在体内的油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圣贤早就有言在先。可是，龙场驿在贵州修文，那是荒蛮之地，人生地不熟，你与谁坐而论道？王阳明坐在石棺中，苦苦求索。道在哪里，道在自身。天高皇帝远，只能凭良心去做事。此情此境之下，他忽然悟得“良知”两字。他把自己的体悟，与五经相互印证，无不吻合。从此，他就不断宣讲自己的“致良知”之说，开创了心学一途。

没有呆气，就没有圣贤。说到底，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一种油滑的市侩哲学。王阳明后来遭遇王反叛。在敌众我寡，形势逼人的情形之下，依然知难而进，一举剿灭叛军，正是这种呆气的最好体现。若是换作聪明人，真不知有几人俯首几人称臣呢。当今之世，缺的不就是这么一股呆气吗？

【诗画印象】



曾经，你是海。浩瀚与辽阔，丰沛与富饶。自由欢畅的美人鱼，从一个梦游向另一个梦。船上的王子正在酣睡，他不知道是哪位姑娘偷吻了自己的脸颊。一个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注定了结局。

当太阳升起，无人知晓海的归宿。世事变迁，沧海幻化成桑田，逝去的不仅是传说和记忆。再回首，鱼已羽化为石，那艘远航的船，永远无法抵达理想的岸。此刻，海无踪迹，惟有焦渴的大地睁着痛苦的眼睛。涛声远去，徒留丑陋的现实，没有生命的沉寂。春花秋月，有多少心事已虚化为空，又有多少人成为你生命的过客？

岁月无语。你微微的叹息，让月光碎了一地。

人过中年，过的是双轨生活，年纪越长，通往过去的轨道交通越忙。想起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美国作家塞林格的话：“我喜爱写作，但是我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写作。”讲得太好了，文字首先是愉悦自己的。至今对曾经往返申甬的“民主三号”怀有情结，不少人都特意选乘“民主三号”轮。说这条船稳。它的回声荡气回肠，余音里含着沧桑，我听后，常有眼睛湿润之感，好像人生百味尽在其中。后来此船改为“工农兵三号”了，那年月，乘客多为知青。船里四等舱的设计很合理，每只房间两头进出，开门就见海，不能忘怀的还有船上那客价廉可口的“大肉盖浇饭”。不知怎的，乘了船，过了夜，经了风浪，才觉得真正回到了故乡。

故乡，在当年是投亲插队的地方。我们这些知青大多来自浦江岸边，星星点点散落在四明大地。投亲插队的人，不同于大批赴东北上西北的知青，我们是沿着父辈或祖辈走出来的路，作了一次回归。冬去春来，过了那么些年，知青的子女多数又回到了他们父亲或母亲的出生地。这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不经意中，它使沪甬的交流融合有了一种生生不息的传承。我很感慨，周而复始，月色依然。

用白色大理石为替他生了四个儿子的，因难产而死的美艳王后泰姬，建造一座世界上最豪华的陵墓，打算自己死后与之合葬。为此他先后投下3100万金卢比，终于过度消耗了国力，这也让他亲生的儿子奥朗则，找到了废黜囚禁他的借口，关了他七年，直至死去。

建筑专家沙贾汗国王耗国力修城堡建陵墓固然有点失妥，但我觉得总比花天酒地、挑衅好战、过于自我、搞得危机四伏要好。至少阿格拉城堡，尤其泰姬陵，使莫卧儿王朝名扬千古，今天还能让印度日进千万金并且声名远播。相反奥朗则的不明智不容忍终于让莫卧儿帝国民怨沸腾，每况愈下，万劫不复了。

如果说古埃及的石头文明在雄伟，无论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卢克索神庙都至大至壮无与伦比；那么印度的石头文明则无疑美在精致，即使是方寸之间的一处细小雕刻都力求完美，让你找不到任何批评出口。雄伟、精微是事物两个极端，但它们在至美的旗帜下统一了，永垂不朽。

【诗画印象】

【思想散墨】

龟裂的大地

图：史凤胤
文：珈如

曾经，你是海。浩瀚与辽阔，丰沛与富饶。自由欢畅的美人鱼，从一个梦游向另一个梦。船上的王子正在酣睡，他不知道是哪位姑娘偷吻了自己的脸颊。一个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注定了结局。

当太阳升起，无人知晓海的归宿。世事变迁，沧海幻化成桑田，逝去的不仅是传说和记忆。再回首，鱼已羽化为石，那艘远航的船，永远无法抵达理想的岸。

此刻，海无踪迹，惟有焦渴的大地睁着痛苦的眼睛。涛声远去，徒留丑陋的现实，没有生命的沉寂。春花秋月，有多少心事已虚化为空，又有多少人成为你生命的过客？

岁月无语。你微微的叹息，让月光碎了一地。

曾经，你是海。浩瀚与辽阔，丰沛与富饶。自由欢畅的美人鱼，从一个梦游向另一个梦。船上的王子正在酣睡，他不知道是哪位姑娘偷吻了自己的脸颊。一个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注定了结局。

当太阳升起，无人知晓海的归宿。世事变迁，沧海幻化成桑田，逝去的不仅是传说和记忆。再回首，鱼已羽化为石，那艘远航的船，永远无法抵达理想的岸。此刻，海无踪迹，惟有焦渴的大地睁着痛苦的眼睛。涛声远去，徒留丑陋的现实，没有生命的沉寂。春花秋月，有多少心事已虚化为空，又有多少人成为你生命的过客？

岁月无语。你微微的叹息，让月光碎了一地。